第 4 期
（总第 33 期）
2017 年 8 月 25 日
本刊刊头由中国美术家
协会主席刘大为先生题写
（本刊每月 25 日出版）

文匯 中國書畫

Wen Hui Chinese Painting & Calligraphy

总策划：张　梅
淮海文化传媒研究院
组　稿：王宝安　林水土
视　觉：黄勇强
电　话：021-62476708
E-mail：zgsh@whb.cn

艺坛热点

艺术展览已经进入了“策展人时代”

——策展人的过去与现在

马　琳

随着世界各国的艺术变化越来越大、彼此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艺术展览空间和各类艺术展览越来越多，策展人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他们可能是博物馆（美术馆）的馆长、专家，也可能是有影响的批评家，还有可能是著名的艺术家等。策展人是实现展览、作品和观众之间有效联系的重要中介。但是从策展人发展的短短的历史看，早期的策展人还是以批评家和学者为主。

当下，一个展览从主题的策划、艺术家的挑选、资金的寻找到场馆的联系，策展人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策展人行业看似繁荣，现实中还是有不少策展人的专业性却频繁遭到质疑。作为一名策展人，如何策划一场成功的展览？策展人的作用是什么？作为一名优秀的策展人，应该具备哪些素质？类似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策展人让观众对艺术展览有了新的认识

策展人源于英文“Curator”，翻译成汉语就是“展览策划人”，是指在艺术展览活动中担任构思、组织、管理的专业人员。在西方语境中，“curator”通常是指在博物馆、美术馆等非营利性艺术机构专职负责藏品研究、保管和陈列，或策划组织艺术展览的专业人员，也就是常设策展人。与常设策展人相对应的，是“独立策展人”(Independent Curator)，也就是说他（她）的身份是独立的，是不依赖于任何艺术机构的，他（她）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理念和展览观念来完整策划组织艺术展览的专业人士。那么，独立策展人是如何产生的呢？谁又是第一位独立策展人呢？为什么说现在是“策展人时代”？

提到国际上的独立策展人，就不得不从哈罗德·史泽曼(Harald Szeemann 1933-2005)谈起，他不仅是战后西方当代艺术中最令人瞩目的策展人之一，而且还开创并建立了独立策展人的概念和形象，被誉为“独立策展人之父”。 在近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中，史泽曼策划了 200 多个展览，他称自己是“展览制作人(Exhibition Maker)”或“展览策划机器”。在担任伯尔尼博物馆馆长的八年时间，史泽曼平均每年组织策划 12 至 15 个展览，基本上是前一个展览刚刚结束，下一个展览就要开幕，而伯尔尼博物馆也在史泽曼这样高强度的策展下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具活力的艺术机构。1969 年史泽曼策划了“当态度变成形式”展览，这个展览几乎囊括了在 20 世纪 60 年代崭露头角或者在 70 年代还默默无闻的艺术家。通过这个展览，这些艺术家大放光芒。但是展览也引发巨大争议。史泽曼于是辞去了馆长职务，开始了他独立策展人的生涯。这意味着他将没有固定的工资，固定的展览经费和固定的社会地位，是一个充满冒险和挑战的工作。

在史泽曼看来，“博物馆并不应该只是一个收藏具有昂贵价格的艺术珍品的地方，而是应该成为一个‘实验室’，能为那些非商业性的艺术品和艺术家提供更多的机遇和可能性。”而这就是博物馆作为公共艺术机构的本质。因此，当 1972 年他接手策划第 5 届卡塞尔文献展时，他的想法是改变传统的展示方法，解散艺术委员会，确立策展人制度，再一次把展览场馆变成艺术家的实验场。这个展览为当时的艺术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策展人不再只是艺术的研究者和批评者，而是成为了艺术发展中重要的参与者。在此之前，艺术界是没有独立策展人制度的，史泽曼策划的卡塞尔文献展成为了策展人角色和权威确立的一个标志。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展览中，展览成为策展人存在的象征，策展人赋予展览以图像，而展览本身也有了作者。对史泽曼而言，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也成就了他策展事业的高峰。

1999 年和 2001 年史泽曼接受威尼斯双年展邀请担任第 48 届和第 49 届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两届双年展的主题分别是“全面开放”和“人类的舞台”。中国艺术家可以说是第 48 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一大亮点，史泽曼邀请了 19 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参加展览。当时旅居美国的中国艺术家蔡国强的作品参展并获得第 48 届威尼斯双年的金狮奖。通过这两届威尼斯双年展，史泽曼的名字开始被中国艺术界人士所熟悉，因为他也和中国当代艺术发生了联系。

当被问到“如何定义策展人？”的时候，史泽曼说“策展人得头脑灵活。有时候是仆人，有时候是助手，有时候给艺术家们一些展出作品的建议。若是联展，策展人就是协调员。换成主题展，策展人就是发明家。但最要紧的还是对策展的热情和爱——甚至带上一点儿痴迷。” 20 世纪下半叶是一个策展人崛起的时代，史泽曼只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安妮·德·哈农库特、华特·霍普斯、弗朗兹·梅耶、蓬杜·于尔丹等这些策展先驱，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传奇的故事。在他们共同的影响下，艺术史发生了改变。作为创造者的策展人，他们让人们对展览有了新的认识，从而进入“策展人时代”。

国内“策展人”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策展人”这一概念在国内的提出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当代中国策展人的产生，与国际策展人制度的影响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艺术在海外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1993 年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奥利瓦邀请了 13 位中国艺术家参加他策划的“第 45 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艺术进入了国际当代艺术圈的视野。随后，中国当代艺术频繁进入国际商业操作系统，进而也引起了不少争议。有些问题成为中国艺术批评界和策展界争论不休的焦点。

一些中国评论家和学者以策展人的身份先后在国际上策划了一些较有影响的中国艺术展览。如费大为在法国策划了“献给昨天的中国明天”展，高名潞在美国策划了“锐变与突破：中国新艺术”展，侯翰如与小汉斯共同策划了“移动的城市”展，巫鸿策划了“瞬间——20 世纪末的中国实验艺术”等，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中国艺术勃勃的创造力。

随着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迅猛发展，商业操作方式也开始被引进了当代艺术展览，批评家在商业上的作用越来越大。于是不少批评家开始走向前台，扮演起策展人的角色。从批评家到策展人角色的转变，不仅是艺术展览环境变迁的结果，也是批评家在展览方面显示自己地位的另一种方式。

2000 年，中国艺术展览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三届上海双年展“上海·海上”开始建立策展人制度。该展览邀请海外的艺术家参展作品也从单一的油画或水墨画扩展为涵盖油画、水墨、雕塑、装置、摄影、建筑各个艺术类型，初步向国际艺术大展的水准靠拢。2002 年，广东美术馆推出了数位策展人联合策展的主题为“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的首届广州三年展。2003 年，首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也采纳了策展人机制。策展人制度在国内已被包括美术馆等公共艺术机构所完全采纳和接受。近几年威尼斯双年展所设置的中国馆也沿用了策展人制度，组委会根据候选策展人提交的展览方案来确定每一届的策展人。这是在国家层面以威尼斯双年展为平台，采用策展人方式来向世界传播优秀的中国当代艺术。

随着中国优秀的当代艺术本土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也对策展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一些艺术院校的学生还没毕业就纷纷做起了策展人，以致于出现了“人人都是策展人”的说法。而关于策展人的培养，尤其是国内艺术学院里培养专业策展人的学科还很不完善，策展人所需要学习的领域和范围都很广。比如中外美术史、当代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社会学、艺术管理、展览策划的原理与实践等都是策展学的核心课程。另外，一个优秀的策展人不能只注意展览的成功与否，更重要的是要把一些还未被人发现的艺术发展动向用展览做出来，成功与否是另外回事。策展人要在长期的策展工作中形成自己的策展理念，推出与此相关的艺术家，使策展理念成为艺术史撰写中的内容。

不少艺术家不甘寂寞，也纷纷“下海”做起了策展人

2000 年，法兰克福市马克斯·贝克曼奖组委会将本年度大奖授予哈罗德·史泽曼。这个奖项每年颁发给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但这次却出人意料地授予一位策展人。这也证明了史泽曼在策展领域的影响力和成就。当今世界范围内越来越火热的双年展、三年展和文献展往往直接打出策展人的姓名，以提升宣传推广的效应。策展人的地位在艺术界得到空前提升。

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些艺术家提出的“反策展人”的声音。法国艺术家达尼埃·布伦早在 1972 年史泽曼策划的第五届文献展时便公开在抗议信中写道：“策展人已经凌驾于艺术家之上，展览成为了他们的艺术作品，而艺术家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颜料”。于是，不少艺术家不甘寂寞，也纷纷“下海”做起了策展人。尤其是近年来不少国际著名的双年展都是由艺术家来做策展人。如德国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杨科夫斯基策划了第 11 届欧洲当代艺术双年展；纽约艺术家组合 DIS 策划了今年 6 月初开幕的柏林双年展……当越来越多的双年展开始启用艺术家作为策展人，艺术家如何在不同的身份和角度间进行切换，同时有效地处理策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这也是艺术展览界所面临的新挑战和我们需要思考的课题。

（作者系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

艺术家生活故事

从《黑边框的眼镜》到《半个世纪的画像》

——丁天缺跨越 50 年为徐祖瑛二画肖像的动人故事

奚耀艺

画家也是普通人，也有七情六欲，丰富的感情生活。在中国当代绘画史上，著名油画家丁天缺(1916-2013)与徐祖瑛(1925-2015)尚不为人知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恋情，可以说一波三折。尤其是丁天缺为徐祖瑛二画肖像的动人故事，感人至深。丁天缺是江苏宜兴人，原名丁善庠，中国现代表现主义画家。1935年就读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美院前身)，师从吴大羽，与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等同窗，才具画艺并不在这三位之下。1947年丁天缺回母校担任吴大羽助教，并有一段时间代理吴行使系主任的职责。因为早年的作品统统被毁，丁天缺晚年兴趣渐渐转向法国文学翻译。译著有《毕加索》、《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魏尔伦诗选》等，被称为把毕加索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丁天缺创作认真严谨，留下的油画作品不多，总共不到40幅。但以色彩为中心，宁拙毋巧，秉持“画出你自己的画”的创作理念。其人物和风景独具一格，深刻隽永，耐人寻味。晚年的国画作品老笔纷披，那种豪迈恣肆的派头笔墨无法形容。徐祖瑛是浙江诸暨人。1949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专，后任职于中国歌剧舞剧院，曾担任舞美设计。

西湖畔初恋

1948 年初秋，32 岁的丁天缺已是吴大羽先生的助教，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上学期还因为画了一张《笼中鸟》的女子肖像画，引发了画中人男友的醋意，被约架平湖秋月。话说那男子专程从中国台湾省赶到杭州，发来决斗信：“你既有勇气夺我爱人，请你今天晚上七时正，在平湖秋月见面，决斗，兵器是枪是刀由你选定。”当晚，丁天缺在同学陪伴下还真应约赴架，但不知为何下决斗书人却未赴约，此事不了了之。

这学期，丁天缺也为一个女孩画了一张肖像画，但这次却让他“正堕入一个深不可测的情网”，那位女孩正是他班上的学生徐祖瑛。那时徐祖瑛在他教室里学习已近一年半了，由于成绩平平，以前丁天缺几乎没有注意过她。10 月初，徐祖瑛的妈妈和小弟去日本，她请假一星期到上海送行。这本是极平常的事，然而当她假满回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她戴了一副黑边框的眼镜，头发略微烫了一下，高贵而典雅的气息从她卷曲的发丛中飘逸过来，令人倾倒……”丁天缺顿时有了为她作画的冲动。两人相约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到丁天缺暂住的居所作画，那是蔡威廉(蔡元培长女)夫妇的旧居，是在马岭山玉泉头山门内的一幢住宅。

在等待的几日里，丁天缺“仿佛着了魔似的，成天整夜冥想着如何把这张画画出来”，他准备了新画布，等呀等，等待着星期天的到来。

星期天，徐祖英如约而至，穿着藏青色的毛线衫，带着黑框眼镜。丁天缺心跳得厉害，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立刻请她坐在矮柜背后，搬过画架，着手画了起来。说来也奇怪，两人连一句闲语也没谈。2 个小时飞也似地过去了，《黑边框的眼镜》肖像画基本完成后，徐祖瑛起身对着这幅画看了半晌。两人还约好下一个周日下午再来这里，对画作些调整。说完，徐祖瑛没有坐一下，便起身告辞了。

以后这一个星期，每天上午，他们两个在教室里都见了面，但却连招呼都没打一个，弄得丁天缺“心神恍惚，全然不知道是怎样度过的”。又一个周日下午，她又如约来了，丁天缺只是将画作的一小块绿色改了一下，改画的时间不到 5 分钟。之后，两人在画室里闲聊了半个小时，事后他竟想不起都说了些什么。

“徐祖瑛的性格，总是那么慢吞吞，不慌不忙，悠闲自若，反而害得我手足无措，不知对她说些什么才好”。考虑再三，丁天缺还是决定给她写信倾诉衷肠，年轻气盛的他竟然血书一封，夹在一封长信里，密封后托学生交给徐祖瑛。就这样，爱情排山倒海地来了……

徐祖瑛的父亲得知他们恋爱还特意寄来了一盒口香糖。

第二次握手

第二年杭州解放了，徐祖瑛参加了人民政府开办的“干部训练班”，在离结业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因支气管扩张吐血要回到上海家里休养，丁天缺就专程送她回沪，家中也只有徐家小妹和保姆在一起了。照顾了她一星期后，她的病情已有好转，因为艺专开学在即，他不得不依依惜别自己的恋人，只身回到了杭州，但他赶到学校的时候，命运却发生了变化。之后，他与徐祖瑛阴错阳差几乎有 38 年都未能见面。

1988 年 4 月 10 日，丁天缺受邀参加母校国立艺术院(当时称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创建 60 周年的活动。老同学张功慤带来一个老太太走到丁天缺眼前，问他：“这是谁？你认识吗？”丁天缺对她端详了一会，摇摇头说：“想不起了。”

“我是徐祖瑛呀！”“是您！”丁天缺对着她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说：“敢是时间过得太遥远了，您已变了个样，真叫我看不出来了！”

随后，绘画系的校友们集中在广场摄影留念。丁天缺坐在第二排靠中间位置，徐祖瑛就站在他的身后。38 年未见了，徐祖瑛已不再是年轻时的模样了，但在丁天缺眼里，她还“气质如昨”。集体照结束后，他们在校门口又一起拍了几张照片，并互留了联系方式。

当日一见，丁天缺再次“思潮澎湃，不能自已”。两天后的下午，家里门铃突然响了，打开门，正是徐祖瑛。两人久久相对，情思万缕，欲说无语，半晌才互问近好。不一会，从上海来杭州参加校庆，住在丁家的张功慤买车票回来了，屋里的氛围即刻热络了起来。

5 点多钟，丁天缺要送徐祖瑛回家了。事后，他说：“说来好笑，本来是烂熟于心的路，那天竟昏了头，送她回去时却走失了，问了几回交警，才找到公交车站呢。”

徐祖瑛回到北京后不久，就去信丁天缺，说她父母想见见他。这样，丁天缺就来到了北京，拜见徐祖瑛的父母。当年 8 月 10 日，在徐家父母的主持下，丁天缺、徐祖瑛正式结为连理。那年，他 72 岁，她 63 岁。

徐祖瑛前一次婚姻的子女也待丁天缺如亲父亲一般。“亲生儿女可能都没这么好哦。”丁天缺真实感到了幸福，虽然这让他心醉的幸福来得晚了些。

夕阳无限好

婚后生活无比甜蜜，新婚燕尔就去青岛度蜜月，往后的日子，更是出双入对，京杭两地来回生活，不亦乐乎。

1998 年，在两位老人结婚 10 周年之际，丁天缺再次拿起了画笔，为夫人重新画了一幅肖像画《半个世纪的画像》。画面中的徐祖瑛身着草绿色的鲜艳毛衣配白色长裙，依旧戴着那副黑框眼镜，低颌微笑，姿态优雅，色彩亮丽轻盈而笔触自由灵动，颇具野兽派和表现主义画风。

1999 年，纪念林风眠百年诞辰画展在上海举行，中国美院从杭州发出了好多辆接送车，丁天缺徐祖瑛夫妇也随大巴来到了上海，我迎接他们时看着二老手牵手走进展厅……

2002 年丁天缺在巴黎举办画展期间，夫妻俩同游凡尔赛、枫丹白露，又拜访老友、会晤新朋，形影不离。

住在杭州时，他们会一起画画、作诗、写文章。写诗时，丁天缺经常会沉浸其中，徐祖瑛总是默默地站在他的身后，做他的第一个读者。每天，他们都会去小公园散步。“她走路很快，我每次都要牵着她的手，生怕她跑不见了。”

2004 年时，徐祖瑛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而且越来越严重，只能离开杭州去北京由女儿照顾。“去北京看她，她紧紧拉着我的手，两个钟头都没有放过。”丁天缺很心酸地说：“她连女儿都不大认识了，只认得我一个人。”

后来，她住北京，他住杭州，两人相隔千里，每个星期都会视频聊天。

2010 年，丁天缺与夫人徐祖瑛的画展在杭州举行。丁天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结婚到现在，两人从来没有吵过架。她讲话一直是轻声细语的，从没有对我大声过。”徐祖瑛在丁天缺眼里是完美的。

丁天缺说，要让感情常保新鲜，最重要的是爱。“爱这个东西，是发自内心的，说不清道不明，描写不来的。”虽然他们的这段苦恋这么晚修成正果而且短暂，但真挚深情、浪漫感人，也不知羡煞多少旁人！

丁天缺曾对我说：“我这一生活得真够辛苦了，但是也非常幸运！”是呀！在应该投身艺术创作的青壮年大好时光，因种种原因他一次次失去了机会；在应该享受爱情甜蜜和家庭幸福的年月，他却孤独一人。幸运的是，在晚年，他却第一次迎来了新娘，徐祖瑛是他一生等候的爱人……

（作者系画家，丁天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时的同学、油画家张功慤的学生）

图一是丁天缺 1998 年为徐祖瑛所绘的《半个世纪的画像》，图二是丁天缺 1948 年首次为徐祖瑛创作的肖像画《黑边框的眼镜》，图三为 2002 年丁天缺夫妇在巴黎卢浮宫，图四为 1984 年当年杭州国立艺专的老师和同学（从左至右）吴建鑫、张功慤、赵无极、庄岳华、林文铮、丁天缺、胡善馀等合影。